

三五 譚嗣同附康廣仁等

譚嗣同，字復生，又號壯飛，湖南瀏陽人，生於清同治四年二月，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政變，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，爲中國憲法而流血者，其第一人也。

復生，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，幼失母，爲父妾所虐，故操心危而慮患深，智慧反因以日增，五歲受書，卽審四聲，十五爲詩文，斐然可觀。好任俠，喜劍術，悲歌慷慨，絕異尋常人。從同邑孝廉涂舜臣遊，爲文益進。其六兄赴陝西父任，賦詩贈之曰：『一曲陽關意外聲，青楓浦口送兄行，頻將雙淚溪邊洒，流到長江載遠征。瀟瀟連夜雨聲多，一曲驢歌喚奈何？我願將身化明月，照君車馬度關河。』以弱齡之人，吐此等警語，無怪乎長老咸爲擊節。

二

同母兄嗣襄亦有慧才，病歿台灣，復生哀之慟，題其墓石云：「恨血千年，秋後愁聞唱詩鬼。空山片石，蒼然如待表阡人。」又題文天祥之雨琴句云：「陰沉沉，雨寂寂，芭蕉雨聲何急！打入孤臣心，抱琴不敢泣！」某年與兄同舟涉江，風大作，浪高於舟數尺，舟人大恐，兄弟相視而笑，因口占兩絕云：「波揉浪簸一舟輕，呼吸之間辨死生，十二年來無此險，布帆重挂武昌城。白浪舳頭聒旱雷，逆風猶自片帆開，他年擊楫渾閒事，曾向中流鍊胆來。」其造句悲憤，奇崛，往往如此，其能爲國家一大壯烈犧牲者，固早蘊藏於文字間矣。

三

自甲午戰敗後，益發奮於新學，時康南海方創設強學會於京滬，復生自湘遊京師請謁，稱私淑弟子，又與新會梁任公訂交，自是學益進而名益高，激昂慷慨以論

天下事，海內志士，聞其言論，仰其丰采，莫不尊而慕之。以父命納貲爲江蘇候補知府，需次南京者一年，閉戶讀書，於是冥探孔佛，會通賢哲，參衍南海之學說，而著『仁學』，以大無畏之精神，闡明微言大義，以期挽世運而救衆生，其衝破禮教藩籬，尤多精奇語，足使腐儒頑夫，聞之咋舌驚走。

四

未幾，棄官歸湖南，襄助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，設南學會，講愛國之理，求救亡之法，故湖南風氣大開，新政日隆，以一省之地，足爲全國楷模，復生之功爲最焉。迨至國是之詔下，經學士徐致靖之保荐，被徵，奏對稱旨，德宗特擢四品卿銜，軍機章京，與楊銳、林旭、劉光第，同參新政，時稱軍機四卿，幾與宰相之職權相等。自此四卿用事，而南海之意見，卽易達上聽，西后及頑固之諸王大臣，則嫉之更甚。

五

戊戌政變未作前，形勢日漸危亟，復生逕至袁世凱私邸，而告以天津閱兵之密謀，並力勸世凱設法救皇上，世凱慨然以允，然而，不久即有垂簾之詔，大事遂不可爲矣。復生密語其友梁任公曰：「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，不有死者，無以酬聖主，今南海生死未可卜，程嬰，杵臼，吾與足下分任之。」遂堅臥不出門，以待緹騎之來也。時有日本志士數人，欲護其東遊，苦口勸行，復生曰：「各國變法，無不流血而成，今中國未聞有變法而流血者，有之，請自嗣同始。」繫獄後，有題壁一絕云：「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，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兩崑崙。」

六

八月十三日斬於市，年三十有三。就義時，神色不少變，觀者萬人，俱爲悲嘆。

！監斬官爲軍機大臣剛毅，復生願謂之曰：「吾有一言」。剛毅疾走不聽，乃從容俯首就戮，同時死者共六人，世稱戊戌六君子。

七

康廣仁，名有溥，以字行，別號幼溥，又號大，南海之同母弟，候補主事。自幼卽絕意舉子業，亦不喜章句學。惟在澳門創辦「知新報」，在上海設立譯書局，開辦學校。其爲人，性行篤摯，長於治事之條理，而爲乃兄所掩也。

楊深秀，字漪村，山西喜縣人，十二歲，卽補縣學附生。生平以氣節自厲，光緒十五年成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累遷督察御史，居京師二十年，惡衣菲食，持躬廉正，取與之間，一介不苟，有古君子之風焉。

楊銳，字叔嶠，又字鈍叔，四川綿竹人，性篤謹，好詞章，張之洞督學四川時所拔識，因受業爲弟子。光緒十五年，以舉人授內閣侍讀。嘗從南海倡強學會，又自開辦蜀學會。政變前夕，查禁各會，叔嶠獨抗爭，可謂不畏強禦，不顧生死矣。

林旭，字暉谷，福建侯官人，南海之弟子，天才特達，鄉試冠全省，爲文奧雅奇偉，直追漢魏，詩宗宋人，長老名流，皆樂折節爲忘年交。臨刑時，嘗呼監斬官而問罪名，官不之顧。妻沈靜儀，爲文肅公葆楨之孫女，得耗痛哭，仰藥以殉。

劉光第，字裴村，四川富順人，弱冠成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因丁憂，去官返蜀，教授鄉里，提倡實學，蜀人化之。及聞南海開保國會，翩然來爲會員。因陳寶箴奏保，召見加四品銜，參與新政。與譚瀏陽同班，最相契，瀏陽嘗曰：「京師高節篤行之士，罕其匹也。」既就義，其子赴市曹伏屍痛哭，淚盡以血，經一日夜以死，亦孝聞也。

嘗聞六君子就義前，西后集諸王大臣而議此案，慶親王奕劻奏請審後定罪，西后曰：「他們的事，我有憑據，用不着再審。」時，廖壽恆方爲刑部尙書，欲奏爭，裕祿亟止之。然所謂憑據者，亦不過據報如此，「莫須有」而已。以莫須有而罪人者自古暴君獨裁，一鼻孔出氣，此法律之所以失靈，而國家之所以敗亡也。